

□ 赵晓雷

马歇尔“均衡价格论”的价值决定评析

马歇尔“均衡价格论”中关于需求、供给、价格诸方面内在关系的分析,是西方经济学微观分析的理论基础。在西方经济学传统中,一直把由生产费用所决定的、相对于市场价格而言的“自然价格”等同于价值。所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亦指价值,他的“均衡价格论”也就是他的价值论。对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持否定意见。我认为,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原理,从西方价值理论的发展演变角度对马歇尔的价值理论作一客观评析,对于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将是有帮助的。

一、马歇尔价值理论的逻辑起点问题

马歇尔价值理论(均衡价格论)的分析特点是从市场供求关系出发考察商品价格(价值)的决定。许多论者认为,马克思是从价值出发说明供求关系,而马歇尔则是从供求关系出发说明价值,所以其理论必定是庸俗的。我以为,这是一个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或理论视角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重点在于对价值中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作深入分析,所以这一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价值质的规定性,而不是现实价值——价格运动中的数量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证了价值实体是凝结在商品体中的抽象人类劳动,说明了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揭示了价值的本质不是物,而是生产关系。在这一分析过程中,马克思在许多场合是抽象掉了供求变动与价格波动,以便在价值的纯粹形态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与此相反,马歇尔的价值理论不研究生产关系的本质特性,而研究市场关系的现象形态;不研究价值的本质规定,而研究价值的现象形态。因此,在逻辑起点上,马歇尔不是从抽象的价值实体着眼,而是从市场供求与价值——价格运动之间的现实关系着眼。马歇尔的理论视角是由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所决定的。西方经济学从资源稀缺这一前提出发,以研究在经济活动中如何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使人们的需求得到更大满足为中心而展开经济分析,解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何时生产、为谁生产等问题。这些问题所体现的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说就是需求与供给关系。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多种商品及劳务的需求与供给关系是通过价格来显示的,因此,价格机制问题,即价格运动与市场供求的内在关系问题自然便成为西方经济学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如果说在分析纯粹价值实体时可以抽象掉市场供求变动,那么在分析价格机制调节经济资源配置的机理作用时,就只能从市场供求与价格运动的内在关系着眼,因为“商品价值的性质,……一般说来是在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①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特点在于从市场供求关系背后挖掘出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从理论上将劳动价值论原理与现实价值——价格运动统一起来,这正是马

克思价值理论的精深之处。所以,判定马歇尔理论的科学与否,关键不是看它是从价值出发说明供求关系,还是从供求关系出发说明价值。而是要看它如何分析市场供求与价格运动之间的本质联系,如何看待价值决定问题上的劳动与效用的本质联系。当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由于马歇尔的学说不涉及对生产关系的价值判断,因此缺乏理论张力和逻辑深度。但是如果在不深入到价值实体层次的前提下,这一学说能够在描述现实价格运动与市场供求变动的关系以及市场机制的一般机理方面揭示一些规律性现象,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亦可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二、马歇尔价值理论中的需求与供给分析

马歇尔需求理论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将需求转形为需求价格;二是提出了需求弹性概念。马歇尔认为需求就是人们欲望的满足。而欲望是用物品的效用去满足的。由于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不可能直接计量,因此只能通过它所产生的外部现象间接地加以计量,这一外部现象就是指消费者对一定量商品所愿支付的货币数量,亦即需求价格。需求价格是由一定量的商品对买者的边际效用决定的。根据戈森定律,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边际需求价格也是递减的。按照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马歇尔列出了一个需求表,并由此得出一个普遍的需求律:需求的数量随价格的下跌而增大,随价格的上升而减少。由于价格的升降所引起的需求量的增加或减少的幅度是因不同的商品的性质和消费者的情况而定的,所以马歇尔进一步提出了“需求弹性”这一概念,用以衡量价格上升或下降一定比例所引起的需求量增加或减少的比率,即衡量需求对价格变动的反应。马歇尔将需求转形为需求价格,并且提出了需求弹性概念,使得对需求与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定量分析成为可能。

同把需求转形为需求价格一样,马歇尔也将供给转形为供给价格。供给价格是指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努力和牺牲能适当的供给而必须支付的价格。从此意义上说,马歇尔的“供给”概念就不仅仅是指处在市场上的或能够提供给市场的一定量的商品,它所体现的是生产成本与价格的关系。马歇尔是从货币成本和真实成本这两个角度来考察生产成本的。所谓真实成本是指生产一定量商品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所谓货币成本是指为这些努力和牺牲所必须支付的货币总额。货币成本又可称之为生产费用,亦即商品的供给价格。

由上可知,马歇尔所谓的供给和需求不是单纯的卖者愿卖和买者愿买的商品的数量。他把“供给”解释为相应于一定价格下生产者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商品数量,“需求”则是相应于一定价格下消费者愿意并能够购买的商品的数量,即把供给(量)和需求(量)看作是价格的函数。因此他的供求关系也就不仅仅表示一般的市场交换关系,而是反映了需求、供给及价格(价值)决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三、马歇尔价值理论中的效用与成本关系分析

西方经济学的各种价值理论大体上可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两种商品的交换比率中去寻求价值的原因,如供求论,局部均衡论,一般均衡论等等。对于这类将由交换而形成的均衡比率或均衡价格认定为价值的供求价值论,马克思曾指出:“为什么市场价值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表现另一个货币额。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的内在规律,显然不能由供求的相互作用来说明。”^②另一类是从商品的本身去探求其价值的本源,如劳动价格论,各种效用论以及各种生产成本说。这类学说中的生产成本价值论不外乎是以参加某一产品生产的生产要素的价值或价格来决定其产品的价值。这一理论如要成立,首先要肯定各种生产要素本身已具有确

定的价值。但是,如要探求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又是如何决定的,则又要追循到参加这些生产要素生产的各种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如此循环论证,问题仍无法解决。因此,只有从劳动和效用两个方面考察才能真正探索到商品价值的本源。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分析的。

但是,从劳动和效用两方面探求价值的成因有一个难题,即如何分析两者在价值形成中的关系,并将其各自的作用表述在同一机理中。古典经济学没有解决这一难题,它们在分析价值本源时一般仅注重劳动这一方面,而将效用作为一种当然的前提条件存而不论。李嘉图学派解体以后,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更趋形而上学,主要有两种偏向:一种是沿承古典劳动价值论中的生产费用理论,偏重供给方面,典型如约翰·穆勒的生产费用价值论;另一种是沿承早期的效用理论,偏重效用方面,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代表。前者主要从生产领域寻找价值的决定因素,后者主要从流通领域寻求价值的成因。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马歇尔时代。马歇尔则以市场均衡的作用将生产费用(供给)与效用(需求)联结起来,构成一个市场供求的均衡价值理论。这个理论在考察供给与需求及供求与价格(价值)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认为,当供给和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来的产量即为该商品的均衡数量,这时商品成交的价格即为均衡价格,也就是商品的市场价值。有些论者将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指责为供求决定论,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由于马歇尔的供给概念是与生产费用相联系的,根据古典价值论,生产费用不外是劳动耗费的派生形态,因此马歇尔的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实际上是效用与劳动耗费的关系。关于价值决定中的效用(社会需求)与生产费用(劳动耗费)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作过精辟的论述。在经济学说史中,生产费用与效用的关系问题是恩格斯首先提出的。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中批判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和萨伊、马尔萨斯的片面观点。古典经济学强调生产费用表示实际价值;萨伊等断言实际价值要靠物品的效用来测定。恩格斯指出:“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要素,争论的双方都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都毫无结果。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⑧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人认为恩格斯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原理是错误的,他们指出形成价值的实体(抽象劳动)与效用无关。我认为,从价值实体的抽象层次看,形成价值实体的是一般人类劳动,而不是效用(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但这一抽象分析是以一般人类劳动凝结在有一定使用价值的产品中为既定前提的,如果劳动耗费没有形成社会的使用价值,那么这种劳动也就不形成价值。从西方古典价值论的发展看,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比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进步,表现之一就是李嘉图不同意斯密的没有效用的物品也可以有交换价值的意见,认识到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前提,没有效用的东西“不会具有交换价值”。理论研究表明,价值定量的社会评价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不同劳动耗费必须平均化为标准劳动耗费;另一方面,这种标准劳动耗费的会计计量标准是由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所规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白指出:“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等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⑨马克思还说:“市场价格只是表现平均的生产条件下为供给市场以一定数量的一定产品所必需的平均社会劳动量。市场价格是依据该种商品的总额来计算的。

在这个范围内,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和它的价值相符的。”^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我理解价值决定的过程是:

投入劳动量(劳动时间)=商品价值理;

投入劳动量的社会公约(平均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量的社会计量标准,即两种商品相交换的等价依据)。

投入劳动量的社会公约的双重过程:

(1)生产同类商品的劳动时间在同一生产部门内的平均化,亦即同一商品生产部门生产条件的平均化。

(2)生产某类商品的劳动时间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平均化,亦即这类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与这类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否相符。换言之,即社会是否准备以同量劳动耗费的其他商品与之相交换。

综而言之,劳动要形成价值,必须与效用即社会需求相联系。如果我们不是停留在抽象概念上,而是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内在逻辑联系上理解问题,就不会对恩格斯的论述发生怀疑了。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马歇尔关于成本与效用关系的分析作出中肯的评析。在马歇尔看来,成本与效用是两个共同决定价格或价值的力量。但是两者对均衡价格的作用要受时间的影响。马歇尔把时间分为三种:极短的或瞬间的时间,短期,长期。与此相联系,均衡也分为暂时均衡、短期均衡、长期均衡。他认为,在短期中一般是效用(需求)对均衡价格起作用。因为所谓“短期”,是指生产技术条件不变,此时的均衡价格一般取决于现实的存货量。但即使在短期内,生产成本也在无形中起作用,因为在市场需求变动的情况下,生产者可以采取改变工作时间或机器利用率等方法变动生产量以适应市场的需求,所以生产量在生产技术不变情况下仍可以有所变动。生产量的变动自然驱使短期内的供给价格与由真实生产成本所体现的正常价格(即价值)相一致。在长期中,各种生产设备可随需求之变动而作充分调整,因此生产量也可以自由增减,此时商品的价格几乎完全决定于生产成本,需求只能决定交易的数量。长期均衡中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相交点所表示的价格即为正常价格或正常价值。它表示消费的边际效用所体现的需求价格正好与生产者通过调整生产量后其生产成本所体现的供给价格相一致,这时均衡价格的量值直接取决于平均正常供给条件下单位成本的耗费。我认为,马歇尔关于供给(成本)和需求(效用)与均衡价格形成之间关系的分析是有一定合理因素的。首先,马歇尔的分析体系是将重点放在以生产费用为基础的供给方面,这是他沿承英国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与单纯将价值重点放在边际效用上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相比,应稍具合理性;其次,马歇尔的供求理论亦注重需求(效用)的作用,即使是在长期均衡中,均衡点的确定也是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作用的结果。由于供求的相互作用,一旦达到市场均衡以后,如果市场价格背离均衡价格,就有自动恢复均衡点和继续保持均衡的趋势。这一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古典生产费用论的偏颇;再次,马歇尔的分析从数量上说明了生产费用和效用与价值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将这种关系表述在同一机理中,从而使构筑以现实市场为背景的价值——价格运动的理论模型成为可能,也为从理论上说明以价格为中心的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机理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实际上,马歇尔价值理论的根本缺陷不在于他对需求、供给和价值决定之间关系的分析,而在于他将劳动与资本落在“负效用”和“忍欲”等主观心理感受上。如前所述,马歇尔所谓的真实生产成本包括劳动与资本两个要素。根据“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下转第 52 页)

用外资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允许在火电厂、水电厂、核电厂、新能源或新技术发电项目、抽水蓄能电站、老电厂扩建及技术改造等方面，吸引外资。上海老电厂较多，如能充分利用国外资金，进行技术改造，迅速发挥“后起优势因素”，吸收国际先进技术，迎头赶上国际一流水平，则对建成上海经济起飞所需电力工业的新的基准点是极为有利的。

(三) 实行电价跟踪管理政策，适时进行宏观调控

到 2000 年，上海宏观缺电状况还会出现。届时，上海三、二、一产业结构分布将达到 50%、48%、2%，各个产业的用电规模与产出效益大不一样。因此，可由有关部门组织协调，建立一支专业队伍，对电价实行跟踪管理、实时控制。对商业、工业、居民生活等各个产业与层次，制定出灵活的、针对具体对象的价格，以市场经济的价格杠杆，修正用电负荷曲线，达到合理使用电力资源的目的。

(四) 建立电力负荷调整目标，改进用电设备，挖掘节电潜力，充分利用需求方资源

开源节流仍应是电力工业节电政策的基本思路。为了激发全市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活力，除了兴办高质量电厂外，努力提高用电设备的使用效率，采用先进的节电技术，改造、替换和淘汰陈旧设备，应作为一项产业的主要政策。从单台设备节电开始，逐步扩大到生产系统、大楼系统、地区系统和社会系统，优化需求方的节电资源量。由于电力负荷目标量大面广，全面推动是一项巨大的系统改造工程。因而，可以先从摸清家底出发，结合新一轮的工业普查，全面收集设备的产业分布资料，建立各级共享数据库，为切实推行各项节电目标打下基础。

(五) 深入开展综合资源规划研究，提高宏观综合管理意识

综合资源规划(IRP)和需求方面管理(DSM)是一种先进的运筹学规划方法，是一种把供需双方各种形式的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规划的方法。深入研究后会发现，它将突破传统的管理模式，电力目标的实施及实现有赖于更权威更综合的主体来进行。目前，这一方法的应用在国外刚刚开展，在国内尚处于研究、探索和起步阶段。可由市府有关能源部门组织市内部分高校、科研单位及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不断对 IRP 方法的应用进行科学研究、跟踪及深化运行管理，由小到大，由能源的电力品种逐步扩大到能源的其它品种，从供需方不同的角度对资源进行系统的宏观平衡。并同时为 IRP 系统模型、应用实践及理论，加深认识，通过工作的开展，提高管理艺术的整体水平。



(上接第 42 页)动”原理，可以认为马歇尔是将生产成本落到了劳动上。但马歇尔所指的劳动不是劳动者在客观上所从事的各种劳作(即劳动者劳动力的耗费)，而是指劳动者在劳动中主观上所忍受的努力和牺牲，亦即杰文斯所称的劳动的“负效用”。这种将劳动转换为主观感受的做法是马歇尔与主观主义的边际效用理论相联系之处，也说明了马歇尔不懂得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两重性，因而无法科学地解决价值的本质和实体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注：

①④《资本论》第 3 卷，第 722 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 25，第 211—212 页；卷 1，第 605 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 2，第 177 页。